



乡村振兴

“三园工程”将不断缩小乡村与城市间的公共资源配置与服务差距,嫁接起新业态新模式

乡村振兴多维发力,领略上海不同立面

■本报记者 王嘉旖 占悦

环境舒适自在,拥有复合多元产业,更能承载乡情、乡愁。这是不少人心中的理想乡村。随着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在沪郊涌现。它们,以产业为依托,不仅在面貌上焕然一新,更将留存充满情感的乡土记忆。在城市之外,辟出另一方生机勃勃的天地。

今年上海两会现场,乡村振兴是代表、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。围绕“美丽家园”“绿色田园”“幸福乐园”,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连串任务。譬如,2021年将完成3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,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;推进1.27万户农民相对集中居住;新建8个绿叶菜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;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。

从宜居宜业,到宜乐宜游,乡村将不断缩小与城市间的公共资源配置与服务差距,嫁接起新业态、新模式,让人们重塑认知、重建情感。

绿色田园

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项目设计师前来“建模”

“路造到哪里,桥修到哪里,哪里经济活力就能充分激发。”市人大代表、崇明区陈家镇党委书记沈忠在一场围绕乡村振兴的专题会议上,一语点出基础设施建设之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性。

良好的基础设施,将带来产业的汩汩活力,更将有助于积累起振兴所需的各类基础资源。在不少代表、委员看来,乡村产业的兴盛需要迈过三道坎,即科技赋能、融合联动、新业态延伸。

“虽然农业产值占整体经济比重不大,但三农发展对上海的意义重大。”沈忠表示,上海在智慧农业方面有不少探索,但当前仍然面临不少问题。比如,高端农业智能装备应用有限、高品质农业有待提升、劳动力依旧紧缺等。

当前,大棚种植是郊区农业主要模式,效率低下,经济产出有限。为此,致公党上海市委专程进行了一项课题调研。他们建议,上海应当加大蔬菜机械化生产推进力度,并在蔬菜生产区配备多功能“农机服务站”。从业人员也能借此接受机械化操作培训,使农机操作员走上职业化道路。

围绕智慧农业,还有不少代表、委员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。有人提出,要建设覆盖农村地区的5G网络;还有人提出,要依托上海农科院等高校科研院所,重点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智慧农业科研创新平台等。

在不同的建设方眼中,乡村振兴有着多维发力点。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项目设计负责人、青年设计师包蓓蓓,近期马不停蹄地参与了一场乡村设计大赛,为美丽乡村“建模”。从城市到乡村,不同的空间格局,让她领略到了上海的不同立面。

包蓓蓓在调研时发现,宝山区月浦镇月湖村的“核心产品”是玫瑰花,每年花季都会吸引大量市民驱车前往观赏。这正是当下沪郊不少乡村正集中发力的另一大细分产业——休闲农业。

来自浦东新区大团镇的董建敏代表认为,想要实现“田园变公园”,休闲农业无疑是一个重要支点。然而,当前沪郊休闲农业同质化现象依旧突出。“现在的大多数项目都以采摘为主,”在他看来,做强休闲农业,关键在于将特色和优势做强,形成差异化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。



松江区泖港镇黄桥村,作为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、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村,中式院落设计风格广受好评。本报记者 袁婧摄

美丽家园 牵住“牛鼻子”,走活一盘棋

产业兴旺,离不开土地资源。不少代表、委员认为,当前正在全力推进的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可以称得上“三农”工作的“牛鼻子”。一旦将这一步棋走活,满盘皆赢。集中居住带来的不仅是土地资源的节约,更将同步提升农村公共资源配置能力和水平,并吸引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更多产业扎根乡村。

赵惠瑛代表的另一个身份是松江区委洞泾镇党委书记。今年上海两会上,她将浦南地区群众的呼声带到了会议现场。“乡村振兴不只是村容面貌改变,小镇建设也应涵盖其中。”赵惠瑛说,如今浦南地区的小镇中还留有大量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这些房子既破旧,结构也不合理,群众都期待着能尽快启动改造工程。然而,到了实操环节,他们却发现这些房子“两不靠”——一方面,他们不适用于农村宅基地相关政策;另一方面,他们也无法被列入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。她呼吁,尽快研究政策解决这桩民生难题。

集中居住后,大量公共服务设置、资源也能因此集聚。由此,农村人居环境将持续改善,乡村民生短板将一一补足,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差距也将不断缩小。来自奉贤区的徐晓霞代表最关心的,是乡村公共卫生建设。基础设施服务薄弱的乡村,怎样迅速、高效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?徐晓霞认为,应当扶持乡村卫生机构,建立包括全体村民在内的信息数据库、信息传输平台,实时追踪村民的健康状况。同时,要加大对郊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倾斜力度,创建与大中医院间的合作治疗模式,提高基层公共卫生医疗水平。

幸福乐园 留住乡村温情乡情,才能引人回归

有人说,乡村振兴就如同搭建房屋。产业发展是“地基”,公共服务是“主体结构”,而精神富足则是“挡风遮雨的屋顶”。只有让村民发现身边之美、家园之美、村史之美,乡村振兴才能带来满足感、幸福感与获得感。

乡村有中华大地上积蓄已久的诗意,更有绵长的文化记忆、日久弥香的传统生活智慧。市政协委员陈勇章、顾德平、唐巍,对正在逐渐消失的乡愁感到惋惜。他们建议,开展乡村小志修编工作,为乡村打造一台“时光机”。“修家谱、写村史,留下值得让人永远纪念的东西”。

乡村文化,不止于古宅、古树、名人轶事,人文典故、民间习俗等文化遗产同样值得关注。民进上海市委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,上海的乡村文化同质化趋势严重,且不乏有些村落直接“嫁接”了城市文化。甚至,一些村落的发展过程中,还在不经意间破坏了乡村本土文化肌理。

对此,民进上海市委建议,通过对村落老人开展口述历史,深入挖掘传统文化,并建立完善村落文化基础数据库。与村民们一起搜寻传统生活生产方式,激发本土文化意识苏醒,让村民们培育起认同感、归属感。

物质富足,让农民过上好日子;精神富足,为农民平添幸福感。这也是包蓓蓓对乡村振兴的注解,“只有留住乡村温情、乡情,让住在乡村的人们享受到与城市生活一样的品质,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主动回归乡村”。



▲闵行区革新村颇具中式传统建筑特色的民居。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
▶从空中俯瞰水网密布的青浦区朱家角镇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制图:李洁

实现功能互补发展互促,形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新空间

五村联动,孕育“烟火味”乡村振兴示范片区



■本报记者 王嘉旖

乡村振兴意味着什么?一位来自上海郊区的基层干部这样注解——“有烟火味”。晨起的林间鸟鸣声、午后的客堂间闲聊声、池塘水畔阵阵蛙声,共同构成了江南乡村的物物生机与满满活力。

长江口,从空中俯瞰宝山区罗泾镇、海星、花红、新陆、塘湾、洋桥5个村,由东至西依次排开。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长21公里,将分布两侧的村落与产业有机串联。村里老人出门闲逛,总会不时偶遇都市游客,村民熟悉的稻田草垛常被城里人当作“网红打卡地”。

五个村落的原居民曾经历过乡镇经济及产业发展的“黄金时代”,也亲眼见证了因生态保护而腾退工厂。如今,这里又率先探索出一条新路——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。通过串珠成链、抱团成片,实现优势互补,最终亮出“一村一品”。同时嵌入产业、文化、生态等复合功能,就此,乡村不仅实现了功能互补、发展互促,更迎来了面貌上的整体焕新,一个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、高效能治理的新空间由此形成。

试水“无中生有”,乡村嫁接新产业

“乡村的根源在人,只有把人聚起来了,乡村才有未来。”在罗泾镇副镇长吴华看来,沿江滨海的地理优势,让罗泾镇拥有不可复制的生态资源。然而,正是这份独特,也为产业发展带来了一定限制。六年前,水源地保护力度逐渐加大。曾在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腾退清理,数量达80多家。工厂企业退出历史舞台,不仅让村集体收入受影响,连带着人气也下降了。

既要美丽乡村,又要产业兴旺,成了摆在村民们眼前的一道考题。尤其是对既无村庄也无田园的村落而言,更是难上加难。就在此时,大健康产业走入了规划者的视线。他们生出奇思,乡村空气好、风景佳,何不探索母婴康养产业?

这一想法与连锁母婴康养品牌“馨月汇”不谋而合。然而,这一方案一开始在公司内部意见并不统一:母婴康养产业与医疗资源捆绑极其紧密,在远郊农村开设基地,市场能否认可?项目团队在实地考察多次后,终于决定将罗泾镇塘湾村打造成为国内首个母婴康养村。近40%的植被覆盖率、纵横交错的河道湖网,都让他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
“我是看着这个康养中心一点点造起来的,特别有感情。”80后青年单正玉,土生土长的塘湾村人。两年前,她辞去市中心的工作,返乡加入馨月汇。如今,她已是这里的一名行政主管。最近,她还在积极学习母婴护理技能,“在这个行业多掌握点知识总没错”,单正玉说,嫁接起的全新产业不仅为本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,也为整个村落注入了新的生机。

抱团整体规划,“盆景”变“风景”

“有烟火味”,不少来过罗泾镇的人们频繁地提及这个词。人气旺、烟火盛的背后,正是规划之初就嵌入“全周期”的整体规划思路。

罗泾镇辖区内,海星、花红、新陆、塘湾、洋桥5个村都位于国家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,同时这五个村落各具特色,优势互补。为此,三年多前,当“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”建设被提上日程,在启动规划之初,罗泾镇就有了整体视角,通过组团连片建设,放大这五个村落的特色和功能,并实现相互之间的叠加效应。

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、对上海郊区农村的设施更新、文化溯源和精神重塑。“在这样一轮更新后,将会重构人们对上海乡村的认知。”罗泾镇乡村振兴办副主任朱广力这样说。

事实证明,借由整体规划的道路及设施架构,果蔬采摘、垂钓、耕织体验、农事体验等散落于五村之内的不同业态被充分盘活。“盆景”最终成了“风景”。

比如,未开业就爆红的星空营地,是一个落地在海星村千亩涵养林的休闲旅游项目。一个个呈透明状的小屋,形似蒙古包。白日里是阳光房,入夜后可将浩瀚星空尽收眼底。每到踏青时节,这里的预约量总是供不应求。

涵养林不远处,有一个清凉舒爽的海洋世界——“水母驿站”。或蓝或绿的养殖箱里,成长阶段不一的水母悠游水中,成为遛娃的好去处。它的身后则是孕育着宝山湖长江蟹的水产养殖基地。“规划设计,不仅做的是空间生态的规划,更注重产业的协调发展。”朱广力告诉记者,由于地处水源保护范围内,他们对于产业业态的选择格外严格。也正因此,直到现在都有意料之外的虹吸效应——好生态、好业态,正吸引着第三产业和创意产业源源不断入驻。

抉择 从一棵树的去留,读懂乡村梦

吸引来了游人,罗泾镇也成功保留住了原居民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。伴随着乡村振兴,一大批“乡村规划

师”从都市来到乡间,他们所要做的贡献是:如何在尊重原有资源禀赋和气质风貌的基础上,叠加现代生活功能,规划者们“乡村原型”的视角甚至细化到“一棵树”。

罗泾镇当地保留着大片香樟树,经年累月,这些香樟树已长成一大片难得的林地。为开辟乡间道路,这片林地的取舍成了一道难题。有人说,要将道路开辟得宽一些,来往车辆才容易通过;还有人说,要将香樟树替换成景观树,更显气派。但在充分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,他们最终决定保留香樟树,并将道路确定为“小尺度”的乡间林道,仅能容下一辆车通行。

从一棵树到一间屋,游人们就此可以读懂这些村落的过往与现在。设计师们说:路旁的香樟树,或许是某位老人孩提时代嬉戏过的场所;随处可见的自建屋,或许凝结了屋主几代人的历史。小尺度、个性化的方案,让村落风貌和肌理被完整保留,烟火气也在其间尽显。

特别是,原居民的意见也充分被尊重。规划过程中,村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愿景,不少一一化作了现实。譬如,有村民期待能有一个“村宴厅”,于是塘湾村引入第三方企业“品膳坊”,不仅面向本村居民更向全镇开放。去年,紧跟着夜间经济热潮,还推出了乡村夜市。

更多村民得以参与这样一种美化与振兴。清澈的河面之上,一根根粗壮水管被绘上了蓝天白云,这些灵动的彩绘图案全都出自90后青年许艳婷之手,生活在海星村的她,将自己艺术设计的特长运用在了这片她热爱的土地上。

▼宝山区罗泾镇海星村的“水母驿站”外景。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

制图:李洁



■长江口,从空中俯瞰宝山区罗泾镇,海星、花红、新陆、塘湾、洋桥5个村,由东至西依次排开。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长21公里,将分布两侧的村落与产业有机串联。村里老人出门闲逛,总会不时偶遇都市游客,村民熟悉的稻田草垛常被城里人当作“网红打卡地”

■五个村落的原居民曾经历过乡镇经济及产业发展的“黄金时代”,也亲眼见证了因生态保护而腾退工厂。如今,这里又率先探索出一条新路——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。通过串珠成链、抱团成片,实现优势互补,最终亮出“一村一品”。同时嵌入产业、文化、生态等复合功能,就此,乡村不仅实现了功能互补、发展互促,更迎来了面貌上的整体焕新,一个个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、高效能治理的新空间由此形成